



^ 16
2793
11



明
2793
卷 11

空同子集

卷之四十七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菟校

文類五之四 志銘

凌谿先生墓志銘

明故 趙府教授封吏部考功司主事王公合

墓墓志銘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賈公墓志銘

明故臨江府知府致仕尚公墓志銘

明故中順大夫衢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明故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公墓志銘

空同集

卷四十七

昭和十九年
六月十八日
購求

明故博平王教授蕭君墓志銘

明故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賈公谷墓志銘

志銘

右次志銘八首

志銘四

凌谿先生墓志銘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叅政凌谿先生卒于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官莊原先是計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旣爲位哭將絮酒束芻使使往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銘曰先生

天下士也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厥子潛致懇辭更苦讀之令人淚簌簌下曰凌谿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之者乃天亦忌之使弗延邪夫人者顧子誅之備矣乃其心康之文足白之矣而予復奚言者志曰凌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犖奇童時卽解聲律諳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著申臆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飫醇探櫛程猷經用噴英摘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

三才凌谿乃與並奮競騁吳楚之間歛爲俊國一時
篤古之士爭慕響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
惡抑之北人樸耻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
實卽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
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
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
于清銜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谿
剽焚斷錯乃顧亨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
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爲之愈益亨乃于是陞
陝西按察副使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群秦士高等
其中置官設徒豐餼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
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我
明旣興隆本雖切然要奧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觀
駭疑大不容於人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
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哆憎口恨不卽穿之幸例調
荒裔往禦魑魅尋陞叅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
中溫繹前業期十年盡償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
乎悲乎人忌之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胎禍才美秧毀
順徃逆來孰非爾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約而不
悔者徒以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

載淪凌谿胥歿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
悲乎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巳未得年五十醫者
曰先富後貧病從内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谿廓落
易直憎口日哆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與儼
儼仙仙者道哉退研精牘推訂律曆運數讐史質經
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橫睨宇宙視軒駟直芻狗耳大
命中奪齋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
官來謁揖讓而氣絕斯病内生之否邪噫嗟嗟悲乎
悲乎凌谿他所奇節隱行與凡歷履宦業忠孝友義
言動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槩關運數者如
詩文則自有集行于世江陵公諱訥封南京戶部
主事配范氏封安人江陵父瓘以處士州郡徵之不
應嘗與脩英廟實錄處士父宗泰宗泰父彥明往
會凌谿面咨其家世趙宋間名之修者居于吳爲學
官宋季北徙徐名實臣者元初爲將軍元季徙寶應
我朝名鼎者通判耀州後謫戍爲京衛兵然莫詳其
系次凌谿娶于陶亦封安人生子一曰藩孫子女各
一藩篤古世其家學朱氏弗衰矣銘曰陸有時洋湖
有時桑不崩者人於惟其文凌谿子墳

明故 趙府教授封吏部考功司主事王公

合葬志銘

王公者長安縣人也名琮字良璧嘗居東丘於是稱東丘公云東丘公其先豳人也而徙長安曰王鵬飛者仕元爲同州判鵬飛生王瓚有名於元歷官中丞嘗代祀岳鎮及郊恭定帝命以爵服從郊事是故其遺像蟬貂焉中丞生擴擴生嗣祖嗣祖三歲孤克自底於立然喜退晦嘗以祖蔭除涇陽簿已棄去嗣祖生三子少者鐸也會大明皇帝興詔舉文學者嗣祖懼乃薶其三子俾弗學鐸亦三子東丘公其少云東丘公性剛執言論侃侃於人罔徒遜然嗜學勤言有文初爲學官弟子卽弗諸弟子羣諸弟子時時敬憚之然心弗甘也東丘公置不理但日檢其身自省修出則嚴冠衣端步趨行不流視立不疊談見者愈疑異避公卽諸弟子無敢公叅也久之乃相語曰東丘實乃相率師事公而親教諭普暉者徧人也好使氣凌諸弟子乃顧獨器公而言之學憲官於是學憲官立召公與語悅之而知其中丞後也卽又求中丞像觀旣而曰王秀才長身玉立方瞳重頤望之若神仙可謂無忝爾祖者矣普暉退而語人曰學憲識人東丘公十試於有司不第竟歲貢補延津縣學訓

導秩滿陞 趙府教授是時 王壯盛頗究心於文學公至則列十事以諫一曰忠言奉藩謹二曰孝言懽親備三曰格心四曰講學五曰親賢六曰遠佞七曰絕翫八曰輟游九曰斥異端十曰減音樂援經證史言率典則 王覽之嘉焉已謂左右曰恨得此人晚耳與李長史同延顧諟齋君臣唯諾竟日而罷賜綺衣各一襲自是禮貌隆重公入見 王必整衣冠却伶優指示一二中官曰王先生好人侍 王蓋十四年猶一日云今制子貴於父遇推封父免而封公子納誨爲工部主事有 詔公當封 王聞之驚曰

王先生去我邪於是勉留公勿封未幾納誨改吏部考功主事公又當封而納誨虞 王留公堅乃於是移書 王陳烏鳥情事 王不許納誨於是再書致王詞殊懇惻其畧曰夫心無終窮分有限隔卽令父皓首瘁躬於 王朝如子職何故明哲抑情以全道仁人錫類以成物言事有變常勢分緩迫難以例論也况旣老而傳春秋之義七十致事禮經之文揆之今制罔乖古典父年逾七前途匪遠惟 王察焉會公辭之亦力 王弗能留乃與妻許安人偕拜封就養京邸云未幾公如易州又如河南艱關南北咸子

故許安人者教授許黯仲女而公同縣人也黯爲山陰訓導生安人於山陰安人聰慧有識諳女誡諸書納誨始認字安人業口授章句竟俾陟于顯其吏部遷易州也安人無戚顏及陞河南按察僉事亦不之喜或問其故安人曰夫芳臭者人通塞者天兒卽賢何憂乎賤貧一日僉事出閱囚入告安人安人曰汝知王賀于定國乎其慎之矣僉事蹠而曰謹受教出閱囚簿半報安人疾作倉皇返安人弗起矣僉事歸旣葬禫而詣墓父與俱往明日父疾作而卒僉事哭謂人曰父之疾蓋重傷吾母云李子曰於乎予與僉

事鄉同榜署同朝是故敘東丘公鑿鑿然猶漏其事實夫資內以成理則家國成尚矣今觀許安人非其證歟閱囚之誠予耳親焉已所謂齊德並壽者非歟王公生正統丁巳八月廿五日卒正德丁丑九月五日年八十一安人生正統壬戌十二月六日卒正德乙亥四月廿六日年七十四王公卒之明年月日合葬江村之兆納誨娶張氏生子大治女玉梅玉蘭繼娶郝氏生女玉麟大治聘知縣許錫女三女咸名姻銘曰六裔必熾八世是徵大名必升盈者以興於昭王氏發之同州中丞實揚有碩其膚龍旂交交帝

曰汝郊錫爾侯服汝陟汝寵愛福亦孔中葉載淪時
及而振涇陽蛇螫東丘夔伸伸而靡遂後英是蹶同
理殊榦共苞異枿合貞肖端有培孰遏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賈公墓志銘

賈公者臨潁縣人也名瑛字宗玉嘗自曰人莫如我
樂號曰樂庵於是人稱賈樂翁云正德戊寅翁年九
十五矣會其子南京祭酒詠徵入道邑里會又翁生
日於是大置酒聚賓若族暨闔家觴翁上萬壽翁顧
謂祭酒公曰嗟詠汝行矣汝無吾憂吾無靡樂也祭
酒公退而適延弗忍行翁復謂之曰嗟詠行矣無憂

憂吾謂天下無身加者是故於物也漫然吾生無欠
心事故寐也遽然動也蠕然吾今九十有五年矣是
故獲不履於憂夫憂生於不足不足莫如子孫蒙乃
曹事我順誨之聽各修名顯立乃予奚所不足矣夫
不足或爭予見義慕之見不善避之是故於人無犯
色飽吾遊焉已醉吾陶焉已無靡樂也行矣汝無吾
憂祭酒公退而仍適延弗忍行已而翁飲於外歸醉
而跌遽終是年十月十六日也君子曰孝哉賈子適
延而終其親李子曰往予在朝與祭酒公友蓋數聞
賈翁性行云翁無不足然顧足無爭人顧莫與爭翁

慕義人慕之義避不善不善顧翁愧有不善恐翁聞也於乎斯所謂實德久則孚者邪往聞李某者假翁田二百畝不歸翁笑而棄之語曰侮觀量迫觀守無論他事卽此則翁之處順常可知矣斯德之實非邪君子曰實者名之主也故人莫大於自名亦莫大於人所名故夫潛翁晦賢者居焉文中貞曜哲人謚焉誠有謚賈翁者謂之德樂可矣翁生永樂甲辰八月廿五日以子貴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爲鄉飲之賓詔數又賜帛米肉云配曹氏封孺人先卒翁以卒之年十二月十日啟孺人窆合焉墓在邑南祖塋之次

翁子五長曰誌義官以寫真名識者謂之神品次日讀書會同館副使次日謙次日謂次日詠鄉舉第一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兩京祭酒文學行業爲天下宗女一適李昌批驗大使翁有孫十人鄉舉暨學官弟子者各二人曾孫八人玄孫九人按賈氏膠東侯之後曰賈漢臣者仕元爲萬戶居鄭漢臣生景山元陝西行省參政始徙臨穎景山生彬字文質通子史執義曜德學宮飲射則賓之年九十終配李氏生賈翁云銘曰兵後我生生不識兵 九朝太平百欠五齡以歸以寧豐本遠條前奚弗超後奚弗昭旣昭厥

後我獨匪壽若翁者所謂全天者邪抑天全者邪

明故臨江府知府致仕尚公墓志銘

嘉靖二年九月一日臨江府知府致仕尚公卒其子東巽等匍匐如梁請銘李子乃慨然而歎曰嗟吾美儀今逝邪夫其弟美信者固予同年進者也則公於吾猶兄也公睢人也諱縉字美儀號水南子其先嘉興人曰官盛者軍于睢遂爲睢人官盛生尚雲從太宗北伐沒之軍雲生興從南伐有功不錄君子謂尚氏有後矣曰無言不酬者人之要也無德不報者天之道也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尚氏之謂乎興生福

福生綱舉進士又生縉又進士兄弟俱拜兵部主事又繼守山海關君子於是謂尚氏有天生遺其功而兩孫登之庸成化丙午公調刑部爲員外郎有明決聲 孝宗立則特命之錄畿內之囚真定王清者與鄰人高相毆而是夜高之妻與姦夫乘之殺高獄莫能明者一十九年公一訊而得其情時稱神明歸陞郎中雲南司掌京甸凡三法司事無巨細由焉前官每苦蹠盤剛柔胥難而公則獨以能稱謂之尚一火言一火鑄成也秉鈞者方擬擢公會杖殺衛尉乃出公知臨江府府當楚粵之衝土習豪猾公至首擒

謝金薄等數十人又釋誣死罪者數人又贛有巨盜
公計勦獲之於是威行郡中而傳從學者兄弟訟產
累歲不決公至覽牘而歎曰嗟民之愚如是邪立爲
剖白咸稱公爲再生包老在郡三年吏畏民懷秉鈞
者方擬擢公會章樹鎮稅課舊爲王府據者公奏奪
歸諸公遂遭構陷而公亦抗疏解印綬時年四十二
矣居無幾美中美信俱以叅議罷歸兄弟金紫每出
則冠蓋輝奕填塞閭里然位咸不稱德諺曰不竟其
祿子孫之穀君子於是謂尚氏長矣公生某年月日
距今卒之年得壽六十有九而林下者乃幾三十年

究其用則公之業豈直前云云於乎悲夫悲夫公
父封工部員外郎母趙氏封宜人厥配劉封安人安
人先公卒繼者顧氏有子五人東明州學生東巽東
臨國學生劉出也東有東萃顧出也女三人長適指
揮使孫禮劉出次聘蔡指揮男蔡某次聘吳指揮男
吳英顧出孫男三女二公卒之年月日葬城北恒山
之原與劉氏合而公所著江西志水南稿睢州志諸
書東臨藏之家銘曰古稱大才迎刃是譬嗟我美儀
不習而吏孰云錯盤不鋒而剗旬月千牘剖之靡究
或餽之金鄉嫗是媒乃配怒之叱之而回喪或弗舉

配也則戚勸夫助棺脫簪罔惜壽雖靡齊賢則媿之
二璧同瘞安斯永斯千秋有聞徵我銘辭

明故中順大夫衢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李君者名志學字遜卿號雲厓子通許縣人也李氏
蓋其先封丘人曰李二公者以兵走通許居九女塚
二公生奉先奉先生循循生榮榮生李君李君生而
穎異讀書攻文年近四十始登進士第爲庶吉士拜
兵部車駕主事坐忤勢貴調真定府通判當正德辛
未壬申間霸州盜起雲擾中原所過城破落焚旗幟
蔽野鉦鼓震沸而真定屬邑多其衝者李君承委贊

畫周旋矢石間賊平與賞獲綵段明年陞蘇州府同

知尋陞戶部員外郎擢郎中總理宣府糧儲會武

宗幸宣府李君調度公私具足上以爲能而君貌

復俊偉善條對間有應制之作雅俗並陳上覽

之顏每爲之霽是時江彬用事嫉之計出君衢州府

知府一日上問李郎中何在知之乃自衢州召還

久之不得見彬蔽之故已而上崩李君乃遁還自

謂年逾五十古人所謂日暮途遙之時也敷歷中外

備嘗險艱身挂金紫囊有俸錢於布衣足矣乃絕意

仕進剗晦光彩營菟丘開竹林蠟東山之屐鼓西園

之瑟雖延黃冠叩玄秘談說化術然嗜醇甘耽姝豔
空同子見之嘗嘲之曰喧寂不共途動靜無並驅子
謂果有揚州鶴乎李君曰根汚泥而挺清泠之上者
蓮之所以神也故曰溷溷含至道空同子曰否汚泥
不染者以其根蓮也子誠蓮也則可非蓮則壞矣嘉
靖二年冬十二月十日李君中風遽卒距生之年成
化六年十月六日五十有四歲耳君之父淮府典寶
副以君貴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配潘氏張氏皆
贈宜人君先娶時氏繼和氏僉事維之孫進士暉之
女也生子曰夢鳳側室子曰夢松女三一適張鐸學

生一適董漢監生一適張時興舉人孫女一曰啟孫
先是空同子謂李君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信矣然
人之富貴之去身也則智慮衰謀計左而其將死也
則魄奪心亂徃徃犯忌諱昧戕伐斯自爲之亦天與
命使之乎李君曰氣窮則神離故爲之者人而所以
爲非人也空同子曰君子以理制氣以定俟數是故
丁陽九而神不爲之摧所謂修身以俟之者故曰旣
明且哲以保其身李君知其問爲已發乃伸眉掀髯
輒然而笑曰子亦聞道外之道乎吾方叩玄牝挾素
女逃名於沈湎娛樂之區而神游乎溘埃歌塵之外

子亦知之否乎空同子曰君以仙爲的邪仙卽解尸
出神然竟旋轉氣中久亦消之矣况未必仙乎相顧
一笑乃後不逾月李君墮馬又旬餘中風口不能言
目第直視執空同子手握之者三意若悟前相顧而
笑者然莫及之矣歿之再逾年爲嘉靖乙酉夢鳳等
奉君之柩以閏月六日葬之通許七里灣有封有樹
而求志焉於是爲之志而銘焉銘曰有永永者孰謂
之短有奕奕赫赫者孰謂之淺歿而有聞孰謂匪遠
泉深土滿望之巍如壘如君子之阪乎

明故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公墓志銘

嘉靖五年十一月廿六日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
公卒于家年八十有八歲矣先是其子南祭酒銑抗
疏求致仕歸是故公之終所事無憾焉君子謂祭酒
能子矣公諱陞字廷進號南郭學者稱南郭先生其
先樂安人也有諱大者生彥和彥和生剛趙庫大使
後累贈中憲大夫延安知府大使娶于蔡後贈恭人
以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公于安陽乃後遂
籍安陽公童時會父失官貧兄五四各出自營獨次
兄父母居日一食然猶糲也而公於書顧益攻父之
悴母蔡憐之泣謂曰兒從兄賈不易效邪公弗聽顧

愈益攻書年廿六李給事中者見之異焉遂女以女
後封淑人明年爲成化乙酉公舉于鄉己丑登進士
第拜都水主事改武選以父憂起改主客又以母憂
起武選擢職方員外郎出知延安府陟叅政敷歷中
外凡三十餘年公旣以蓬華力致青雲巨才洪識遠
越倫輩而水蘗奮勵無殊寒約遂能輝前裕後慶流
于子孫至今相人訓學誨德必曰不見南郭公少時
貧邪今人凡少貧至貴顯必婪而公主客時畚人有
踰請者業賂鈞樞者許之矣日趣上議而公執弗僉
名畚人夜持玳瑁奇香各十餘斤餽公斥之出旦聲

其事遂寢公雖歷三部階五品然僦屋而居兢兢如
少時出則一瘦馬青布袍耳僮日出拾馬通淑人李
雜諸薪手爨之故自爲郎官識者業以台輔期之矣
先是星變求言公與餘于蘇章同奏豎闔干政妖僧
蠱惑援芘儉士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兵部尚書王恕
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奏入不報而他言者或頗
及 宮禁秘密 上爲之怒於是書言者六十人姓
名于屏擬升則絀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故遲
公獲免 孝宗卽位乃有延安之命邊都瘠耗習猾
而俗夷公至立規畫固扃鏞謹簿書節浮浪省遊宴

時出入退果菜私園乃清疆場覈徵稅平徭役鋤豪橫招流逸墾荒閒實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敦行布惠黜邪崇禮興學誨徒咸鑿鑿名實詳具行狀中先是成化末郡大飢民太半亡漢中山谷中公蒞郡復者十六七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觀政邪公嘗見宜川知縣唐來馬鞍驚曰鞍如是華邪廉其價近百金曰有一鞍百金者邪遂收按之果盡獲其貪狀黜來又杜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惠而實易之每大言曰崔誠好然貧官也聞其自少貧吾起大獄必使之窘意公聞之必關節而公佯若不知者已而有發其殺人事者公鞫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者謂公內明而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頗似稚圭亦相之山川之鍾歟而不知履堅秉貞識體負器自郎署時定矣在郡七年擢四川右叅政弘治丙辰監營壽王宮於保寧役者數萬人費覈而力舒戊午逆申王于境民無擾者人稱之公行部勾稽既詳顧又喜廉臧否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語曰崔叅曲僉屹如雪山嘗如松茂得暈疾久弗愈已未秋遂致仕歸歸三十年至是卒公恭儉出于天性少壯隱顯一耳故能芻豢蔬糲文錦布緼輪奐蓬茅器無飾銀服無

空同集
裁綺家居檢書課農灌溉花竹年踰八十則日焚香
靜坐精神內瑩聰明長存出入不杖卒之日顏面猶
生也雖天畀之遐如報公者然祿位未極議者每有
蒼生之憾斯非命而何邪嗚呼傷哉公生子三長南
祭酒也次鉉次鉞女亦三長適丁壘千戶次適賈澤
次適張吉俱學生孫子四滂舉人次汲次涌次泮女
六長聘樊剛錦衣指揮次適劉仁學生次適李世隆
次適張宗茂學生餘尚幼曾孫子一士桌女一公卒
之明年月日葬彪澗之兆與李淑人合淑人先公六
年卒業自有志刻石銘曰積之豐用之嗇中折其翼
井渫終食象賢肖德有瑗有寔妥公茲域聚靈發祥
虎變鶩翔英英洋洋後其大昌乎

明故 博平王教授蕭君墓志銘

博平王教授蕭君雅字惟正其先長沙人也後徙廬
陵瀘源遂爲廬陵人已復自瀘源徙衝頭於是爲衝
頭蕭氏然衝頭有環溪二乃人又多稱雙溪蕭云君
高祖蕭以信保寧提舉以信生文寶南安教授文寶
生桂望桂望生蕭祐號居易子著梅竹山房稿二十
卷稱居易先生居易娶彭氏生兩男子矣一夕夢社
壇樹綵幟已而復生君君生而穎特旣長爲縣學生

立文飭行諸生莫先也乃諸生顧身者乃獨弗第
乃獨貢而訓導松江學訓導六年丁居易憂歸服闋
改英德學仍訓導三年滿代去至京師會周惠王
諸子封又河南撫臣奏諸新王乞擇人輔之便於
是君陞教授輔博平王君乃諫王曰臣聞之前
事不忘後事之師故往者來之矩也古者今之鑒也
是以易申往行書著有獲詩嚴率由之訓禮發琢玉
之譬皆言人以脩成也故舜稱好問禹拜昌言由聞
過則喜師書言於紳何也罔自聖厥乃聖罔自賢厥
乃賢也故曰甘我者賊逆我者德夫聖賢未有不由
而成者而况其他乎故岐伯下隨務光熊羆之倫
以微加貴而不謂之過軒堯舜文諸人以尊下卑而
靡謂之詘故曰非師曷質非學曷能夫經史者道之
寓而述之昭也王誠欲不失其令名必書焉事矣
王聞之起謝曰善善於是建書堂積書日與教授君
遊而聽其講說王父惠王聞之則復大喜曰令
蕭教授東書堂與世子暨諸王講說世子暨
諸王乃咸敬禮君稱先生而王出閣也君復條修
身檢行尊德樂善數事上焉王生日則作養正軒
箴王號思誠子則上思誠子說號述古道人君則

作述古道人序咸託諷云初王議請增君俸秩不行會君九年任於是王特爲請賜之勅階登仕佐郎云正德甲戌君見王曰臣今年八十歲矣願辭王歸骸骨王瞿然止之曰孤自與先生遊幸日聽道論講說今二十年餘矣乃今忍遽舍我去邪居無何君病王親臨視致醫起君竟不君起也是年九月十八日也先是王業遣內使營後事至是復遣官來視其殯歛三日王親臨奠焉周自定憲來率死諱凡喪葬事無敢王聞也死則曰老曰乾甚則其宮中人亡也礮以駭鬼若博平者亦謂修義

慕彰克厥終始者矣蕭君生於宣德乙卯五月二十三日娶尹氏先君卒繼娶楊氏君有男子二長曰霽娶戴氏次曰方兩娶皆劉氏女曰爵貞妻劉愛孫男子四尚文尚忠尚賢尚魯有孫女二人云君著有平軒存稿衝頭八景雙溪十詠蕭氏家規暨嶺南纂修雜錄二卷蕭方來言曰明年奉父柩歸葬於衝頭細阮口原與母尹氏合李子曰嗟乃予觀漢諸王國相則咸名流云乃其最賈長沙董江都張河間斯亦極一代之推矣今周諸王輔善終始無疵跌則有蕭君然予先大夫亦嘗爲封丘輔終始猶蕭也銘曰柔

自取束強自取柱我視其遇無細無巨巨細之來展
予斯安展而罔安斯云素餐譬玉爲玦爲璉爲環
王門盤桓卑尊窘寬優馬游馬彼謂我隱而我則官
歸寧於故山

明故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賈公合葬

志銘

此墓葬奉政大夫山西按察司僉事賈公者也賈公
通許人也墓在其縣東三里岡子羽墓南蓋賈氏此
園自鉛山知縣贇始建賈公葬四世矣知縣生封監
察御史麟御史生山東叅議洛叅議生賈公賈公生

正統十二年十月戊辰以進士爲絳州知州改易州
尋陞前官弘治十年正月壬申卒年五十一歲厥妻
劉氏正統十三年十二月辛未生年十七歸于賈成
化十一年二月甲申卒年二十八歲繼妻婁氏天順
四年五月乙巳生年十七歸于賈正德十一年正月
庚戌卒年五十七歲二人者贈封皆宜人於是葬二
妻賈公一墓劉一乳雙男一曰希朱一天巳復乳女
曰成英婁乳希文希尚亦乳女曰綵英希朱今爲府
學生希文陰陽訓術先婁亡矣希尚引禮舍人學生
娶于韓訓術娶于杜舍人娶于楊女成者適時植植

知縣也夫婦以節死旌綵者適李永暉永暉監生綵亦先妻亡而賈公以卒之年四月丁酉合劉氏妻以卒之年九月丙午合賈氏劉氏而妻之合也希朱者始徵銘李子李子曰嗟賈氏賢哉羣哉然予業銘其兄宏墓矣乃今復銘賈公墓賈公名定字仲一自稱一庵子語人曰吾一庵足矣或詰之曰君之一獨庵乎公笑而不荅已而曰吾仲一也安得庵不一或又詰之公曰吾讀易人也庵得不一乎於是詰者退謂人曰賈之一謂太極耳公知絳也絳有屠人誘人出而殺諸谷中歸而私其妻妻不從屠又殺其妻而擄其女鬻之跳事父弗白公廉誅屠者事竟白會大飢疫公在絳絳獨活主者以絳獨活也於是求策於公公則上救荒八事是年又平垣曲之盜京之北遷也偶有獻棗栗者歲例徵棗栗公知易州則條園林登耗之狀以聞得半減焉諺曰穀要自長言時之者人成之者已也夫州縣之吏不之爲世之懌也尚矣以今賈公觀之則所謂矮屋跛足者然乎弗然乎大同卒魏旺者伎富人郝賢仇之而挾其族愚嗾之使與郝毆才相豎拳便扶之歸夜計殺愚者誣郝郝破家然猶不得脫竟誣服獄具且行刑矣會公爲僉事覆

按竟白其事於是郝禮天曰吾無以報賈君願出錦
幕孔子像公爲僉事又有時政之書其畧曰絳有積
薪通者破家糜軀而通弗完也定知絳也嘗通一州
丁戶足其通自是絳薪歲無通又曰知絳時嘗爲善
惡二籍歲終則句稽誅賞之又曰山西土狹而險有
三王國祿入鹽粟均輸便而論者則又謂公之二配
皆名家克配公劉通許三劉家女婁則都御史良孫
也初參議君園居榴花開會劉聰携其小女來參議
君見其女喜之卽手花縮其髻後以婚賈公往有盜
入賈氏劉俾公語次簪珥所曰毋擾恐老姑也賈知
絳時絳有蔬園姑曰蔬多爛無益市之婁曰諾退則
陰積俸金如蔬直跪進姑曰蔬市矣此其金也賈公
出按守備官張贊贊賂無由通乃詐書曰賈令取冬
衣婁聞之驚曰渠出冬衣固備斯詐也二氏者可謂
有相夫之才者矣婁撫劉子女如已出人尤稱之云
銘曰苟逾其紀雖璧亦毀有隕而妍有沉而輝淵於
美此公而埋此坎中二媛式從許原隆隆望之光虹
黃棟之傍考君子藏

空同子集

卷之四十七 終

空同子集

卷之四十八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六之一 記

遊廬山記

三渠陳氏家園圖記

賓貢圖記

方山精舍記

潛虬山人記

潛菴記

華池雜記

遊輝縣雜記

述征集後記

國相寺重修記

誠孝堂記

右次記一十一首

遊廬山記

自白鹿洞書院陟嶺東北行並五老峰數里至尋真觀觀今廢然有石橋自觀後西北行里許並石澗入大壑路傍有石刻一宋嘉定間刻剥落難識一元大德間呂師中刻也入壑行並澗路石漸巉巖數里至白鹿洞此鎖澗口者也羣峰夾澗峭立而巨石怒撐交加澗口水湍激石鬪旁有罅人偃僂穿之行此所謂白鹿洞云過洞復並澗轉北行數里則至水簾水簾者俗所謂三級泉也然路過洞愈嶮澀行蛇徑鳥

道石罅間人跡罕至矣水簾掛五老峰背懸崖而直下三級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架空擊霆雪翻谷鳴此廬山第一觀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遂亦莫知其洞所顧輒以書院旁鹿眠場者當之可恨也斯雖畧見於王禕遊記然渠亦得之傳聞又以尋真觀列之白鹿洞後誤矣自書院陟嶺西北行至五老峰下並木瓜崖西行則至折桂寺石橋有澗朱子嘗遊此自折桂寺循嶺而南下則至白鶴觀觀劉混成棲處也觀背峰曰丹砂峰自觀西北行數里至棲賢橋橋跨澗孤危宋祥符間橋也澗曰三峽澗澗石

盱爛而魏怪罅處淵潭碧黛激則砰湃橋旁有石亭
亭旁崖劓錢聞詩詩自橋西並澗行則至玉淵路傍
草間有石鮮不劓也今莫能盡記玉淵蓋其澗噴湧
來至此而穴石懸注宵昧聲如迅雷亦天下壯觀也
石上有劓字云過此爲棲賢寺今廢李白嘗寓此自
棲賢寺西行至萬壽寺有路通廬山絕頂可至天池
逾澗北行則太平寺路也然卧龍潭則在五乳峰下
路仍自棲賢橋出澗口西行數里北逾重嶺入大壑
始見潭潭亦瀑布注而成者潭口有長石鱗鱗起伏
猶龍也朱子嘗欲結菴潭广今崖有其劓字然嵐重

書日常點點出卧龍潭西行數里至萬杉寺程史云

宋仁宗建寺當慶雲峰下崖間劓龍虎嵐慶四大字
又西至開先寺寺有瀑布李白詩者有龍潭黃巖雙
劓鶴鳴香爐諸峰又有蕭統讀書臺李煜亦嘗寓此
亦廬山一大觀也自開先西行十數里至歸宗寺寺
有馬尾泉亦瀑布抱紫霄峰而下王羲之嘗寓此洗
墨養鵝皆有池其南有溫泉焉自歸宗寺西北行則
至靈溪觀觀西爲陶淵明栗里今有橋橋西北谷口
有巨石上有劓字言陶公醉則卧此傍有醉石館過
醉石入谷行有濯纓池崖有詩刻自醉石館並山南

折有通書院有天生碁盤石上有剗字自通書院入谷西北行則至康王坂有景德觀今廢觀傍石刻谷簾泉三大字自觀東行十數里則谷簾泉也亦瀑布與開先瀑布同源而分下陸羽嘗品其水自康王坂又西北行則古柴桑地曰鹿子坂面陽山者陶公宅與墓處也自面陽山北行可至圓通寺此一路予未之行予則自德安縣西並山北東行至圓通寺寺對石耳峰前有猴溪元歐陽玄有記宋黃庭堅亦寓此自圓通寺東行度石門澗登廬山尋天池寺度錦澗旁有錦亭路雖攀緣上然修整又林木鮮茂掘問僧

曰禁山也路以曳

御製碑開云行一里輒有亭路

旁崖平處皆字刻也蓋五亭而後抵寺寺據廬山絕頂奉勅建者也鐵瓦而畫廊有銅鐘象鼓悉毀於火殿前有池仰出而弗竭稱天池焉是日晴晝秋高下視四海環雲若屯絮望岷峨江南北諸山皆見然江與湖益細小難觀矣僧爲指石鏡鐵船獅子芙蓉諸峯乃東至白鹿臺觀高皇帝自製周顛碑高古渾雄真帝王之文然碑亭漸崩裂又東觀竹林寺刻非篆非隸周顛手跡也又東觀佛手巖然皆絕頂下遊東林寺觀虎溪又至西林觀塔東又觀太平宮

太平宮者卽 御製碑物色周顛處也又東至濂溪
書院又東十餘里至周子墓墓對蓮花峯自蓮花峰
東行至吳障山過山逾石子相思二澗並五老峰行
則至白鹿洞書院相思澗者水簾下流也此廬山南
北之大槩也按志廬山有大嶺與九疊屏風號奇絕
李白詩不云屏風九疊雲錦張今問人咸莫諳其處
惟開先寺前有錦屏鋪云又按王禕記是山也洪武
初長林蔽阻虎豹交於蹊路雖十餘里非群數百人
莫敢往今其山童童赤崖耳樵夫非探絕頂不能得
徑寸薪也是山名跡則肇自惠遠在山北至李渤始
有白鹿洞在南後又有周顛其跡則絕頂正德八年
夏六月李夢陽記

三渠陳氏家園一覽圖記

三渠陳氏者莆人也舉進士官至戶部郎中無何謫
均州同知尋陞汝州知州以留滯不能歸蓋夢魂常
遊於家園於是作家園一覽圖曰吾覽之卽猶見家
園爾其友人李子叩之陳君曰直吾宅而南三里許
突然而倚空者莆之壺公山也其山蟠踞數十里高
踰千丈狀端士搢笏而立而一支蜿蜒蜒奔而西
盡處稍突爲穴則先大夫贈戶部郎中毅菴先生先

妣贈宜人吳氏墳也前有峰對峙面溪溪之源有二
一自寶勝溪西來一自龍潭溪南來合流於墳之西
南半里許是爲南溪口北行三百餘步匯爲潭墳亦
面之潭蓄復流折而東行亦三百餘步北面有峻山
石均則葬我先太母黃氏太叔母張氏而其墳亦面
溪二墳隔水畧相拱故曰夾溪先隴溪東流折而
西北行里許又折而東有石山岸北俗呼龍臂嶺又
東二百步夾溪皆田以供墓祭者南有屋十餘間此
所謂龍臂南莊也莊有二水磨粉麥獲微息亦以供
祭至是而溪始曲折東北行四五里又折而西有石

橋名壺公橋今圖內邊橋夾溪蒼蒼鬱鬱者皆荔枝
樹也岸北稍東荔枝樹中故有屋數間今圯矣不圖
溪又西北行半里許始入大渠蓋永春德化仙遊三
縣之水迤邐三百里入莆至木蘭山下通海號木蘭
溪而宋時有李姓者築陂鑿渠以溉田今圖內邇延
左行者是也渠繞山東行四里一股分而北名曰橫
渠又二里許又一小股分而北名曰西渠又三里許
又一股分而北名曰下渠是爲三渠今予竊之爲號
西渠北行二里許亦岐爲二俗呼雙義溝一東流里
許匯爲池可二畝池北築田爲地植荔枝與雜樹池

蓄而復流東行百步則先兄庶吉士五瑞與弟今刑部員外郎邦器居之又東又折而北二百步許有通衢甃小橋通水于田田之東吾宅焉旅聚凡百餘家其林森森卽前所謂直南對壺公者也宅西有傑坊則予中鄉試所樹雙叉溝一北流二里許折而東而南復折而東繞宅後里許與下渠水會東北曲折行十餘里入于海蓋圖之大槩如此而予曩與兄弟輩展墓而遊林登夾溪之隴宴龍臂之莊躋壺公之橋逍遙于荔枝之圃翱翔乎三渠之徑瞻嶺望海陟崇沆深酌醴割鮮敦朋敘族坐詠行歌蓋旬浹不究其巔委今是圖一覽而卽見其首末故凡繞家園而峙者流者植者繚而直者通而曲者浮者凸者瀦者蔚而離離者次而峭隅者望之若翔就之若伏者凡予故所釣所采所舟所騎所坐所卧所行者皆列吾前也故予覽之未始不豁然喜也已又鬱然而戚焉李子曰子之戚者何也陳君曰傳曰君子過其故丘則黯然而悲予行年五十餘矣宦情落落均汝去故鄉又八千里音信罕往來今一覽而見吾家園有能不戚者乎陳君又曰莆有四山北曰陳巖東曰成山西曰紫帽與壺公均敵而對峙高聳如四柱海潮自東

北入莆莆人分之爲南北洋西南行曲折數十里至木蘭山下與木蘭溪會故曰壺公蘭溪莆之望也今不能盡圖亦畧見其彷彿李子曰夫形家者流君子所不道也然述者奚取焉予讀漢唐史至藝文志見其載堪輿金櫃葬經青烏子等書而牛眠馬跑亦時時見于他說陳君曰邑人相傳宋朱子赴同安簿時一見壺公卽曰莆田多人物乃此公作怪於乎信斯言也則嶽降尼禱之說不虛矣余曩立朝著蓋數見莆縉紳於戶部又見三渠陳子與其弟五器已又見其子舉人竊謂陳氏更多賢今覽是圖則陳氏多賢有以哉有以哉

賓貢圖記

河南按察司僉事吳君有賓貢圖一卷吳君曰此物傳自我高祖子其記焉記曰賓貢圖長五尺有奇濶一尺畫蠻夷人十一一人擎寶珊瑚托一人臂鶻其一牽獸似鹿其一人牽狻猊一人則抱狻猊子一抱獒子一又擎寶珊瑚托又一人牽獒八人者皆左而趨至肅也而一人獨右向立而胥八人者來知其首長也一人背行婉婉抱樂挈器一人兩手捧一物二人者則右而趨其首長十一人者貌固人人殊也乃

冠佩物屬亦人自殊異今不能盡考識識其氣象爲
賓貢者云按圖後題志曰冶城陳蘇曰永嘉王溥曰
徐諒曰林本清曰縉雲朱惟嘉曰永嘉張謙曰鄱陽
周厚性曰林仲勳曰雲窩鄭道曰樂清趙新曰西江
李衡亦十一人云然皆不謂圖作于誰氏今圖角明
有趙氏子昂印而十一人者皆不之及也惟嘉謂周
景元作謙謂胡瓌輩五人作誠使二人者見子昂印
不應如是道矣予故曰子昂印後人加之也今江南
人善摸搨贋本利古印記誑世此圖色色精巧猥動
自足傳亦奚取于子昂印焉鄭道曰朱生近從何得
之則知此圖又本朱氏物而傳吳氏語曰永厥傳視
子孫今吳氏傳五世矣而有僉事君此圖不落他氏
手矣圖首篆廣平程氏筆也正德四年冬十一月李
夢陽寓大梁記

方山精舍記

鄭生將歸方山結精舍於山陽以修周孔顏孟之業
問於李子曰夫子何以教焉李子慨然而歎曰大哉
有是乎且子所居之山非方山邪對曰然子所居之
舍精舍乎曰是也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予又何
教焉又問李子不答鄭生退而問於李子之門人門

人曰夫子之意或欲其則坤之道以達於天乎鄭生曰此何謂也門人曰竊聞之方圓者陰陽之形也精粗者形而上下之名也昔者聖人之贊坤也曰至靜而德方焉其贊乾也曰純粹精焉故方者義之隅也精者與之區也故曰陽不獨成跡不深造言圓與粗之不足恃也夫子之意無欲子則坤之道以達於天乎明日鄭生以其言質諸李子李子曰吁有是哉雖然務大而遺本矣不曰下學而上達乎不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乎此周孔顏孟之所由也吾子勉哉

潛虬山人記

潛虬山人者歙潛虬山人也山人少商宋梁間然商非劇屨不售也非交豪官勢人卽售受侮屨夫售未有不賒者也非豪勢人力賒鮮有還也山人寓劇屨則治靜屋日閉關誦苦吟弗豪勢人交及終歲筭息盈縮則顧與他商埒他商怪問之山人曰商亦有道焉夫價之昂卑豈一人容力哉君旣靡力吾隨其昂昂卑卑焉已是以吾身處劇屨而心恒閒也夫爭起於上人吾旣隨其昂昂卑卑息與諸埒也侮屨又胡從至矣吾是以弗勢豪交而息罔獨縮故曰商亦有道焉此爾乃後山人有子矣於是始棄商而歸潛虬

山云山人既歸山則於山間構潛虬書院以館四方
交游暨來學者而收訓其族子弟於中又構屋數十
以居其族無屋者云厥費不貲矣或謂山人曰夫商
出入風波盜賊中遠父母兄弟之親而生尺寸於千
萬里之外亦難矣宜若是費乎山人笑而不答退謂
其族子弟曰夫散者聖賢之懿而聚者嗇夫之瑣行
也若以爲金帛果足使子孫守哉山人在山則又日
閉關誦吟更苦嘗夜吟獨繞庭行侵旦不休或又病
之曰山人年五十餘耳髮鬚皓盡矣山人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予誠不能以百歲之劬而易一日苟生山

人商宋梁時猶學宋人詩會李子客梁謂之曰宋
詩山人於是遂棄宋而學唐已問唐所無曰唐無賦
哉問漢曰無騷哉山人於是則又究心賦騷於唐漢
之上山人嘗以其詩視李子李子曰夫詩有七難格
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冲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
詩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遺茲矣故曰無詩山人曰
僕不佞然竊嘗聞君子緒言矣三百篇色商彛周敦
乎苔漬古潤矣漢魏珮玉冠冕乎六朝落花豐草乎
初唐色如朱蕊而繡闥盛者蒼然野眺乎中微陽古
松乎晚幽巖積雪乎李子曰夫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山人之詩其昌矣夫
山人名育字養浩號隣菊居士其父存修者亦詩人
也有缶音刻行矣

潛菴記

歛鮑光庭氏字以潛行矣晚修先墓而築菴於橫塘
之上復號潛菴云語人曰菴吾將老焉其姻人鄭生
者述其菴實請予記闡厥名義將貽諸鮑君予曰大
哉菴淵潛哉夫名以實立義由警獲易不首潛乎然
繼之見焉躍焉飛焉詩不曰潛乎然繼之昭焉故潛
者違時以藏之名也寒洳之魚慘處以含俟時征也

綸釣驚焉潑刺以沉縮身沕穆瀕洞之壑以完生也

故陶邁革命而更名符甘隱約以著論皆志欲昭而
弗昭欲飛弗飛躍弗躍見弗見者也夫鮑君者顯華
崇騁少不經志者也老棄江湖棲遲丘壑聲色戲玩
弗嬰於心車馬罔侈服食儉約無干進謀仕之事飛
纓躍馬之心而折檻靡懷操瑟弗至者也胡潛其字
而以名菴斯所謂專乎心者警諸物歟故瑟弗操而
聞好竿熱中檻不折而談旌直爲榮雖無干進謀仕
之事飛纓躍馬之心而見軒駟冕蓋者動容非心潛
者也且今一食一服一馬一車一戲玩奇者有不矜

而耀者乎此身丘壑而心市朝託江湖之放而垂涎
於顯華崇騁者流耳故君子有吾有耳而不敢驕人
之無能吾能耳而不敢傲人之拙實吾實耳而不敢
乘人之虛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凡以擴吾潛焉已耳
然猶因心以立名循名以思義號其物以存警豈非
專於心然後絕外慕哉問鮑君曰何爲鄭生曰君誨
於家曰不勤身不立不儉家不守又誨其子弟曰吾
聞一善言必記諸心見一善行必體諸身卽是而觀
君之潛亦足謂之心者矣鄭生又曰往姚源賊寇郡
君以備禦之策干郡守策良可措之行若是使鮑君
由潛而昭體易之義俟時而庸豈不有大可觀者而
今老矣惜哉君嘗出粟賑飢有章服之賜今爲鄉飲
賓云

華池雜記

華池古樂蟠縣也故城川華池東天子溝夫人洞竝
故城川蒙恬斬山堙谷處也今馳道存焉稍東則陽
周城也牡丹園華池城東北太和觀牡丹園西張將
軍墓華池城北邊路將軍名吉宋范仲淹卒也以節
死贈將軍詳見郡志與陽洞華池西崖也不窰陵慶
陽東山傅介子墓西山范仲淹宅今爲府庫范純仁

遺棟今爲府儀門過木鵝池慶陽城鑿通河處臨川閣鵝池上宋蔣之奇建今廢威武樓慶陽北城樓也宋建公劉廟在慶陽其兩壁畫周三十七王云李子曰余如華池在弘治乙卯年焉居蓋三年云從予游者尉氏左國璣慶陽高尚志暨其弟尚德華池王祐

遊輝縣雜記

李夢陽曰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予當正德戊辰值春仲之交而遊於輝縣於是覽蘇門之山降觀于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覽于三湖返焉李子登蘇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

大懷春采彼薇矣山雪修阻暮予何之矣歌竟長嘯響應林谷時人莫測也蘇門山古士率棲焉著者魏阮籍晉孫登宋李之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有祠祠之獨籍不祠也蘇門有九峰山亦奇絕然其上無泉侯趙川亦無川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也峰萬餘數森森若排劍北走中有三峰獨奇而三寺各當一奇有一泉繞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故不至侯趙川李子曰予觀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而魑魅所宅也西踞壺關之巍北跨陵川之危東扼林慮上黨有盜賊恒數百騎來則殼弓弩持刀出沒

林阻巖谷間號曰青羊白戈云而盤山路石呀呀漸
漸行若登天然過此豁然曠川而四面皆山焉所謂
侯趙川也蓋若桃源焉三湖有巨竹蒼茂登山西望
亭亭綠崖而綠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耳而黝
瑩能鑒天日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宋號
太平興國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耳
邊寺磽田以千數然故櫟椽硯磊區耳於是寺僧招
流人墾之租其人率斬茅菅阻巖崦爲聚落烟火裊
裊相雜也其流人若婦并爲寺僧使乃其婦則於邊
寺泉任載水予自南湖還也乃見兩三婦置桶巖滴
下而偃坐广下然青羊白戈過其聚落聚落人輒飲
食之得無害青羊白戈感其餘食數亦輒贈遺之爲
常焉輝縣產魚稻然其人多病癯借予行者二人一
曰馮貴二曰左國玉左國玉予內弟也內弟生不識
山前出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爲雲已知其山也益又
喜躍馬行懊不卽至山李子曰余遊蘇門蓋得於山
川土俗之別云於是作遊蘇門記

述征集後記

李子曰余以正德三年五月十七日繫而北行至秋
八月八日乃赦之出云其始行也人人索息奔匿而

謂必死也獨我兄曰我從我內弟國玉曰我與從二人者觸暑晝夜行饑渴草莽風沙中詩云每有良朋况也永歎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初大梁周生爲余筮得履虎尾不啞人亨及旣下獄事勢愈急矣中外詢詢自危會早朝有匿名之書又御史張或等枷之長安左門會又都給事中許天錫朝出伏或枷哭歸而自縊死予不謂其能不死也易真前知哉

國相寺重修記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而中立有鸛巢其上戛戛鳴按夢華錄繁臺寺一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嘗問之老長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之講僧玉色褊衫後教之禪深褐褊衫前教瑜伽淺褐褊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國相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於是崇者頽而下者蕪僧闡教汗庸師惡徒於是樹石盜亡損破鳥鼠穢之往來羊猪寺非若能主矣又國初剷王氣塔七級去其四崩齧幽窟狐狸魑魅昏嘯陰啼僧席未暖業逃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廢邪僧廢之邪於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餘步詣戒壇受戒持

之於是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古蹟茫然蕩然獨斯臺巋然存峻峙可遊遊者挈醪榼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扣彬之門者斯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寺殿暨伽藍閣山門鐘樓僧房等而睢陽衛百戶趙越等實助之涅塑其像設按舊碑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今洪武初僧古峰者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年餘矣而空同山人爲之記

誠孝堂記

歙人鮑傑爲其母吮疽已而疽愈人以爲孝將暴其事於官鮑君泣止之曰夫安有爲母吮疽而求名者邪江西劉編修聞而義之曰是可以爲誠於孝矣於是名其堂爲誠孝之堂著爲記鮑君則又泣止之曰是奚足爲孝邪而以名吾堂竟辭不受鮑君既卒有三子長曰光宇次曰光祖季曰光輔相聚哭而謀曰往予常忿吾父有首善之行而卒莫之聞也夫閉而不暴者孝之忘也必舉而旌之者官之事也故君子之揚人善也不以其自閉而弗行不以其炫而苟與同何也闡其實則觀者易化此風勵之道也今官司計不出此徒使吾父幽幽而弗彰含章而喪亡且夫

悖莫大於忘孝罪莫重於泯親父行不聞時予三人之幸於是光宇使二弟相繼如京師暴其事於官乞旌其門閭官曰法孝子死不旌卒不行二子則彷徨於路衢行且泣誦說其父事行路爲之灑涕歸相聚哭又謀曰夫不可強爭者法也可以義起者禮也緣禮以伸屈援義以附情庶幾名實有徵父行不泯於將來於是始葺其故堂而仍厥前名曰誠孝云其婚姻家有曰鄭庚者尚德人也見三子能成其父志而竊大喜喜至大梁告我以顛末請記予驚訝曰異哉劉子之名人之堂也夫孝猶有不誠者邪孔子曰父子之親天性也今世俗率喜務名故其性鮮附實卽如割股廬墓嘗糞吮疽此何等事今人爲之大抵欲彰其孝名夫急名鮮實行務外多詭心今旣欲彰其孝名矣則所謂天性者安在乎及幸而致名輒日夜望旌其門閭顯者圖進用庶人華厥身有如鮑孝子吮疽而疽愈反自閉其事者乎又有如鮑子人以嘉名名其堂力辭不受者乎若是卽以誠孝名其堂奚不可者而俗人不領解輒相妬不見容私毛舉過失沮壞其嘉懿曰此於法不得旌者也豈不大可詫邪鄭子又曰鮑氏先有鮑壽孫以孝聞載在宋史人呼

其所居里為慈孝里予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今觀鮑孝子吮疽又觀三子能成其父志非其先有
遺烈哉

空同子集

卷之四十九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六之二 記二

石淙精舍記

浩然堂記

優游堂記

敬遺堂記

河上草堂記

倏然臺記

需于堂記

觀風亭記

廣信獄記

後記

懼問記

右次記一十一首

記二

石淙精舍記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溪徙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石淙渡徙鎮江於是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舍嗟乎事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愚往觀眉山蘇氏愛陽羨山欲徙之蓋卒不返眉山今其墓在郊廓之間曰小峩眉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溪徙廬山則又訝曰茲非有道者爲邪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之所自出言濂溪也眉山也石淙也固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主邪嗟乎古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佞少幸從公游以故得竊聞石淙焉石淙有虎丘之丘曹溪之溪螳螂之川自昆明池來者奔流千里其地崩湍激石兩厓菰葦交合水汨汨循其間泠然金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子故土吾不知其孰愈乃若丁卯橋負山帶江據東南之會上游之地其泉石巖壑之佳要不在廬山陽羨下也陽羨姑置勿論且廬山其志奚爲者邪顧卒幽抑不見于世今公際 明天子拔茹嚮用功著邊

空同集
二
微顯名四夷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据水厓
坐石磯不一再吟嘯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
京洛之塵而甘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鴈塞之行
也雖然君子豈以此易彼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
則違之夫廬山豈固濂溪意邪愚不佞徒及公之門
力不足濬流揚波南瞻石淙特望洋耳是何敢言記

浩然堂記

浩然而塞于天地之間者氣也人孰無之然存之者
寡焉其見也則係乎時時有幸不幸也士有是氣常
苦抑而不伸焉鼓之而使之伸則又係乎上之人焉
雖然其幾微矣幾微則風神風神則颯颯溶溶被物
而物不自知江西以忠義推士尚矣推者以文山文
公爲最文山之後則有練子寧黃子成焉夫二人者
其禍烈矣乃其後則又有劉公球鍾公同相繼而起
亦謂之風非邪 文皇帝嘗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
當用之嗚呼 帝之德至矣豈欲鼓天下之氣而慮
其有弗伸邪不然何聞其風者之興之勃也夫忠孝
常變一也有不一者係乎時者也苟時矣卽不幸猶
幸也故曰其見也係乎時反是則人矣非氣之罪也
知風之自與時偕行煥乎事業炳乎文章沛乎與天

地流行嗚呼微斯人其孰當之哉此所謂浩然之氣也予至金川顧瞻練公故里既今立祠祠之刊其遺文以布又名其祠之後堂曰浩然堂記焉

優游堂記

張生之還滇也復過大梁之墟而見北郡李子李子問曰生何志張生曰含也願爲古之優游者爾然業名吾堂矣李子聞之感然而歎曰噫含乎噫含乎張生曰先生何歎也謂含竭精以探曠邪守藝以俟庸邪艱關險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邪謂驛騶旣羈世網終嬰之邪抑桂菊秋榮惜其後時而貞也李子曰上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懼其遺也於是弓旌有招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以其位故采菽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君之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游爾休矣臣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優游斯何也於文優以足訓游以適稱優游者自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故曰慎爾優游夫含也少而達名於朝髮與衣白竟優游以自高斯空谷道遙之計非爾公爾侯之招也予是以歎張生

曰含聞之得之不得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含奚足云

敬遺堂記

餘姚史氏起敬遺之堂奉其王父或享賓焉賓乃言曰嗟貴宏堂奚斯名也史君曰竊聞之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夫身者親之遺也立模乃曷敢弗之敬也是故言也弗之敢苟也行也弗之敢惰也業弗敢荒宦弗敢怠不敢狎小不敢忘大凡此以廣敬也故不敬無遺無遺無身矣是故立模之於身也乃曷敢弗敬也賓曰嗟貴宏身若是大乎史君曰身也者自他人視之固眇然者也自吾視吾身與天地始終焉得而不大也夫自形之化也卽有始以遺之吾蓋不知幾億萬年矣自吾而後之又不知幾億萬年而終是身者與天地始終者也烏得而不大又烏得而不敬也北郡李子曰史君蓋早孤者云然予聞其王父育之長訓之成乃其人鮮兄弟焉億萬年之遺當其身所謂如綫者也是故其身也視他人爲大而其遺也弗敢弗敬也故其堂名之曰敬遺堂焉

河上草堂記

正德二年閏月予自京師返河上築草堂而居其地

古大梁之墟今日康王城是也瀕河河故常來今其地填淤高河不來人稍稍治墳墓葺廬舍矣始蓄牛馬樹樹木始有井落道路之界然四面皆薦莽其地宜檉楊宿麥予兄故墾田數十百區樹柳以千數環堂皆柳也登堂見大堤及城中塔背隱隱見河帆堂下蒔榴竹菊葡萄槿椒牡丹并諸雜草物而予日彈琴詠歌其中出則披蒼榛登丘塲坐斷岸而歌有二三子從二三子進曰岸嶄嶄岑巖其下遺渦澆澆非河之故衝邪非所謂魚鱉鼃鼃窟邪夫子奚取而堂又何樂焉予曰子以爲吾愛吾身孰與堂曰不如身子以爲天地與吾身孰久曰天地久予曰天地不能知其不終窮予何能知吾身予不能知吾身顧安知吾堂予前不知地爲魚鱉鼃鼃窟又安知後之不爲魚鱉鼃鼃窟且小子休矣

脩然臺記

草堂之東築臺高二丈餘所登臺四望雲冉冉在桑榆益千里外見也人心不天遊則視壙壘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皆與已不干涉視壙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皆與已

干涉於是觸予目者罔不樂也臺貴高高則遠遠則無所不見予臺不高望之千里外見地使然也無所不見則其樂充滿其樂充滿則條然矣莊周曰條然而往條然而來於是命臺曰條然之臺予觀屈原放逐江濱非與壙壑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不干涉非不知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之情而恒戚戚憂斯人殆未天遊乎抑宗臣當如是邪爲臺記

需于堂記

草堂之南築瓦堂廬旅名曰需于堂草堂作于春二月條然臺秋七月是堂則冬十一月作更四時厥乃備有須于堂故曰需于堂予觀需五爻需于郊沙泥血酒食遐近異勢險易異用安厲別矣而其義皆需故曰需須也予居更四時厥乃備而是堂最後成竊謂有合于需故曰需于予堂在大梁北郊厥河往來之墟有沙泥之虞不可不戒能需庶幾獲四之出五之吉故名堂曰需于人情躁動則罔攸利躁動莫如戰曹操臨戰安閑若罔攸戰故勝此其人不足言而需之義同也是故君子需于學遜需于德涵泳需于時進退需于命終厥躬予又竊比名吾堂雖然四者

空同集
何有於我哉

觀風亭記

亭在風穴之山迥峻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積靈秀出沒登之目豁神迅志搖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子巡而歷汝而游於亭乃俛仰而歎曰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卜洛定郊表方測景吾觀其時譚子曰美哉是古今之慨也以問分巡王君曰冠嵩帶汝伊闕我朝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上譚子曰美哉是利用之恩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

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子曰豁衍窈如噫如噴如噓如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子不答它日二君遇空同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天下之氣必有爲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颺颺乎莫知所從颺颺乎莫知其被溜溜乎莫知其終也其德巽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效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於是使

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政
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
風於是彰美而瘳惡湔澆而培淳迪純以劑其駁而
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爲觀者
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歎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
動者也觸以動歎叩而不答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
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
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
之土也昔者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
野有死麇歌嚴也巡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
非時故曰斯良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
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刻
之堅石譚子名績蓬溪人伍君名全安福人叅政也
王君名洙台人按察僉事

廣信獄記

李子寓南康府臥病待罪勘官大理卿燕忠奏畧曰
請駐廣信府勘以避嫌又曰請轉委浙江副使鄭陽
叅議段敏爲勘官又曰臣觀事連年靡結者非惟勘
官罪實提人卷難耳提人卷難以有司畏李某夫李
某特一提學副使耳有司寧得罪於撫按守巡諸官

而聽李某者以其善許人私也臣行提人卷或不至
請提究兩司首領官甚則叅堂上官 上皆許焉胡
雲聞之謂劉峻曰事靡結也果提人卷難乎劉峻曰
殆非然焉峻嘗見勘淮王之奏矣一成而解江御史
江御史弗了也再成而解陳總制陳總制弗了也曰
留作江御史當頭三成於御史李矣然會任巡撫任
巡撫又弗肯了也斯果提人卷難乎胡雲曰彼謂先
生善許也然歟劉峻曰殆非然焉夫許人者人固亦
許之矣曷行歟夫先生之劾江御史也爭士氣也劉
知府者黜臣姦爲匹夫伸辜也然 敕諭載焉又死
者諸生焉夫鄭布政者彼自干王府取之也人孰無
爭論先生與鄭爭而卒弗之行也亦大矣曷許歟胡
雲曰夫雲侍先生蓋見其令無不行也亦謂之動搖
山岳矣所至貪吏有望風解印綬者茲何歟劉峻曰
茲必有令其所不令威之不在威古人之所謂風而
易之所謂應歟不然峻見苦刑而威者卽折脊拉齒
糜脛斷髀相續而斃于庭而卒莫之能令也先生官
于茲三易秋矣聞有茲否乎李子舟行將至貴溪門
人葉朴筮得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朴迎告
李子曰先生順焉李子曰夫予安敢不順哉夫言官

之所排也尊言官者所必排矣誰非予忌者言先入者主也犯茲四怒予安敢不順哉卽不順其誰公我李子至廣信將見燕卿燕卿使人覘李子來見馬乎輿乎李子知之則步見燕卿是日廣信五學師生業先集迎李子擁之行步入城見燕卿暴階下燕卿以李子來見遲也而怒罵之曰汝本總明好人前劉瑾之難無用識不識成壯焉而今顧爲此爲天下士夫唾罵邪唾罵者祇以汝操上人之心要便宜耳若獨不聞老子術邪退一着是已據案團弄手而且罵且教且諷且笑李子不敢對而惟請隔獄燕卿曰此仍是便宜心而竟令繫諸同獄李子出將詣兩勘官而五學生業先詣兩勘官跪諸門兩勘官曰第令一生入於是葉朴入跪白曰數百年正氣鍾於今而僅見我先生二先生爲正氣必有扶也兩公不答而心不以爲然於是五學生詣燕卿亦以扶正氣請而燕卿者笑謂之曰子誠齊人也夫李某不過以文章冒時名耳彼豈好人哉彼老子術猶未之知而矧其它乎葉朴對曰李之爲非身非家也衆惡之必察焉燕卿笑指朴曰這秀才異日作官必効李某者燕卿起立謂諸生曰夫我此來謂李某必震惕不遑安心悔懼

改也今渠來見我獨遲而儀度復徐徐夫人之畏天者以雷霆耳 朝廷者天也我大法司者雷霆也雷霆臨于其上而渠猶徐徐五學生不敢對而出李褻謂葉朴曰諸公不知我先生奈何葉朴曰彼謂先生實有送門子造偽章諸件耳審而無諸件當自殊矣翌日李子造兩勘官審而果無送門子造偽章事葉朴曰此謂天定勝人也人聞之無問識不識咸慶焉曰有天有天而燕卿待李子則顧反嚴日伺察其所往來捕師生來獄候李子者而諸來獄候它人者則顧不之禁也兩勘官亦日誚罵李子見諸生稍不惴惴望塵拜也則曰李某壞盡士風矣兩勘官詣學會生裴近者肥而鼓腹遇之而立其旁兩勘官目之大怒曰甚哉李某令諸生侮我也故鼓其腹而又立我旁翌日諸生詣兩勘官謝兩勘官又復大罵李子恨不遂殺之也葉朴還貴溪聞兩勘官勘事褻衣酣酒坐堂上而諸方面官長跪階下事弗令自辯也問辯之亦不聽朴聞之謂詹舜曰奉天令者非敢褻天也書曰欽哉欽哉敬能誠誠則明兩人者無亦褻天歟詹舜曰夫既罪稱囚矣茲宜至焉且先意已主聽辯曷施乎葉朴曰朴嘗讀范滂傳矣王甫者閹人也然

猶聽滂焉而爲之愍然改容也而今如此哉於乎今如此哉

後記

廣信獄成諸所謗李子咸白之矣會有赦至李子坐而有憂色通判劉懋入而問曰先生奚憂也前無赦謗未白也懋見先生油然而煦煦若無與然今諸幸白之矣而赦會又至乃顧有憂色何也李子感然若有所答已訥然止劉懋出語袁衡袁衡曰先生之憂以是非倒植乎公道絕不復見於天下歟夫衡也抄送僞章者也而今也坐衡以捏之也斯其一焉已劉

懋曰何謂也袁衡曰夫僞章者衡於石城十一將軍第抄之也然衡又非親致先生而托書吏朱燦者致之也後先生令教官葉泰挈衡住啓王王嘗召十一將軍與衡質而知將軍家人王貴者抄致將軍也而今硬坐衡曰奚不以白勘官也曰勘官不容衡白也而顧教衡曰汝但云初李某與江御史訐奏行總制陳勘也李某每向諸生說觀陳似有偏江之意奈何衡與李素恩義輒就捏江劾陳之章送李觀看意在激怒陳而李遂送陳觀之也斯勘官鄭陽教之也曰云云者何曰實江之奏詞焉耳劉懋曰嘻寃哉有是

焉先生憲臣而以人命赫詐事使懋徑拘軍校例也
而今坐非例也而懋也未始造監拘也亦非戍時而
竟皆以坐懋也懋冠帶奉察院文焉今坐懋以冠帶
斯亦實淮王之奏詞焉耳陸鎮曰寃哉鎮也臥碑生
貞令家人代告今告者陸寬也而以坐鎮也夫占官
地成化二十三年間事時鎮數歲耳而以坐鎮鎮娶
妾有媒禮焉而今離異鎮妾彼誣鎮娶妾逼焉赫焉
耳而勘官者硬加鎮以強也寃哉鎮也彼赫詐致死
人命者又奚弗之問也傳廷臣曰吁詎惟汝哉先生
奏江御史者何者非實也乃今咸使之虛而江與
奏先生者奚又咸實也吁詎惟汝哉汝第不擊先生
耳誠擊先生汝胡懼之寃且更驤於法李華問乎徐
珙曰奏江御史者實也而虛之法乎徐珙曰夫尊言
官者當若是焉矣曰淮王奏者虛也而實之法乎徐
珙曰夫尊王者當若是焉矣曰華聞之奏一言一事
弗實者得以詐坐也吳奏先生者一言一事盡實乎
而不以詐坐曰尊為言官擊人者當若是焉矣李華
曰夫法者守一以御萬者也是故賢也弗敢越焉愚
也弗敢蔑焉靡以貴撓罔以勢移仇不敢加昵不敢
私低昂重輕如衡之付物夫然後稱法焉而後寃可

平也是故郡邑有寃平之監司監司不職平之御史
御史平之上之大理故大理者平天下之寃者也故
稱廷尉平焉任情而尊夫人也夫奚有於法徐珙曰
嘻子胡見之晚矣諺曰循智保身審時致位子又烏
知彼不別賢愚而務存體統哉李華曰華聞之百司
攸職而天下治故務體統者安上而睦下斯相之事
也別賢愚者進黜以勸懲斯銓部之司也守一以平
天下之寃者廷尉之職也是故視厥重輕低昂焉付
之已矣而容心焉容心則不中不中則私私則不平
且誠如子言則賢者殺人可不抵命而賤者不肖者
爲貴者賢者殺之則不問邪有是理哉徐珙曰昨勘
官鄭陽勘劉喬陷死李再事椎案叫曰如此無行止
生負死則死耳乃坐知府哉觀此則法者真以別賢
愚爲心矣二子爭論不能決來質李子李子曰嗟諸
生腐哉迂哉傳有之君行令臣行意又曰法以情用
嗟諸生迂哉腐哉若卽能飛黃附驥亦規規者流耳
豈能致身卿宰哉雖然予有尤焉行寡中和積誠未
孚風之生也必穴焉空諸生乃舍我弗責而顧暇譽
訾人邪正德八年秋八月給事中王爌有章言此事
是年十二月燕卿至廣信府明年正月廿八日李子

至廣信就獄是年三月事完

懼問記

李子曰夫予於今而始知懼也袁衡曰衡聞之君子不懼李子曰衡是惟不知懼焉爾袁衡出遇李華而告之故李華曰夫懼動心者謂也往張劉之事先王不啻批逆鱗捋虎鬚矣茲言懼必有以吾將問之李華入問曰華聞之欺理者滅天罔公者無法滅天無法是曰大亂民亂亂身士夫亂家大臣亂國有諸李子曰然有之李華曰華嘗懼投足之地鮮也以茲焉李華出以語袁衡衡不達李華曰子不見勘官勘事乎私之出焉怒之入焉鍾粟程伯二生者勘文不載也何以提爲鍾何以出程何以入鍾提而不勘乃管而監之厥意爲何夫程伯之事總司鞠焉巡按者允焉以坐先生無故番焉茲謂有天乎無天則無法無法者亂行亂於清明之世華自茲不復知投足之地矣袁衡曰若是則奚止於是哀佐劉賢同人命也而皆非所勘也佐不勘而賢則勘縣丞府判同委拘人判以李則罪而丞以江則否夫衡也自茲亦安往乎李華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叔季之世鈞織起焉於乎甚哉先生之懼殆非獲已歟作懼問記

壬寅中秋歸隆齋閱梓

空同子集

卷之四十九 終

子集

卷之五十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七之一 序

刻戰國策序

刻賈子序

刻諸葛孔明文集序

陳思王集序

刻阮嗣宗詩序

刻陸謝詩序

刻陶淵明集序

刻朱子實紀序

白鹿洞志序

端本策序

右次序一十首

刻戰國策序

嘉靖二年秋七月河南省刻其戰國策成或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李子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述矣况四乎四者何也錄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證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其智襲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以比之經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阡細阡人詳物叢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識記之博洽談之奇俛故曰迹事者該而其爲書也立從橫倡捍闔勢利啖軋讒誑傾奪無復廉恥是非之心今觀其時如群兒一餅爭獲自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橫議膠固申韓爲哲儀秦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者規其險謬諛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之難辯而一言之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儒服其意淵眈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透益言巧也故曰模辭者巧李子曰

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何則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憂來夫俗成於尚士壞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安於習述者狃於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佛老其類也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主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弊巧譎相射遂爲戰國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駸駸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反古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是年也監察御史

州王君會按河南則謂李子曰史之義得失列刻其策以觀來者曾氏所謂因以爲戒者也

刻賈子序

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乎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與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撫其創草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三篇云亦有一

事一義而篇二三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攙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間嘗刻潭州淳祐間又刊脩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抄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複訛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弘治間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畧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邪悲邪賈子十卷共五十八篇

內七其二篇

刻諸葛孔明文集序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狄五十六篇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篇則增者爾稱文集云閻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焉或問閻子曰集奚而刻也閻子曰吾方有兵事日以兵事乎日以兵法日以兵法乎日以兵道日以兵道乎日以其出諸葛氏日誠以是也子習焉由焉已矣奚刻而布也閻子曰夫吾惡夫已而不人者也李子聞之日大哉閻子可謂無我者矣然謂是書出諸

葛氏則非矣閻子遇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道者不勦說以襲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是故老不歸孔儒不畜墨名法異旨王不述霸是書仁義詐力共條則誠僞淆矣湯武桓文並稱則王霸交矣引經括史道流是證則餽飭昭矣出入黃老申韓則授受駁矣繁簡異製文體亂矣兵詳政畧立意渙矣是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該其道混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故曰非諸葛氏出也閻子曰兵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耕者雜於涓濱善矣不曰襲荆州之孤勒益州之降乎人必湯武是龍顏不漢日表不唐矣李子曰兵無定形道有常體故談湯武者羞桓文慕桓文者鄙孫吳何也湯武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桓文者節制之兵也假之自利者也孫吳者詭詐之兵也施之昏慢之國而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者備矣故稱雜焉雜則事繆稱該焉該則法互稱混焉混則道亂故曰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且獎蒙進吳贊羽德曹謂備爲蜀先主云云斯言也果亮口出哉閻子曰內經假於黃岐然術者莫之能離左氏疑於丘明而學士罔舍其辭是書也習而由之卽用以措事因心以探法觀我以

制道無於世不可也氏不氏暇論哉

陳思王集序

李夢陽曰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
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
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
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
制外敦睦以敘理然後踈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
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趁
時改行効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凋剪枝幹委心異族
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覩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
轉徙悲歌不能自己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
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劇晦
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
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歿身至今箕豆之
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
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矣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
雖踈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歎息以爲
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
馬氏者獻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

空同集
死悲夫而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
之意非爲扶蘇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
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
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刻阮嗣宗詩序

夫三百篇雖渺絕然作者猶取諸漢魏予觀魏詩嗣
宗冠焉何則混淪之音視諸鏤雕奉心者倫也顧知
者稀寡効亦鮮焉鍾叅軍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
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爲不佞矣顏延年注今
莫可考見然予觀陳子昂感遇詩差爲近之唐音泐
渾乎開源矣及李白爲古風咸祖籍詞宋人究原
者顧陳李焉極豈其未覩籍作邪孰謂天下有鍾期
哉今以故所抄籍詠懷詩八十篇刊諸此訛缺姑仍
之俟知者校焉

刻陸謝詩序

李子至都昌登石壁山覽謝氏精舍遺址俛仰四顧
慨然興懷焉知縣徐冠曰故有精舍二字嵌山壁二
十年前邑人猶及見之後被盜剝去亡矣於是李子
登舟乃往觀于嵌壁是時秋高水落壁巉巖立怪石
撐拄而嵌橫于其上風雨蝕剝蘿蘚交翳李子乃顧

謂徐生曰子亦知謝康樂之詩乎是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於陸平原陸謝二子則又並祖曹子建故鍾嶸曰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夫五言者不祖漢則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卽當效陸謝矣所謂畫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嗚呼此可易與不知者道哉今輯陸詩得八十六首謝詩六十四首俾徐生刻於邑齋

刻陶淵明集序

予旣得淵明墓山封識之矣又得其故屋祠址田令其裔老人瓊領業焉然其山并田德化縣屬而老人瓊星子民會九江陶亨來言本淵明裔亨固少年類知字義者於是使爲郡學生焉嘗欲久陶墓而陶生則曰力能刻其祖集予曰刻其集必去其注與評焉夫青黃者木災也太羹之味豈群口所嚙哉夫陶子知其人者鮮矣矧惟詩朱子曰詠荆軻詩淵明露出本相知淵明者朱子耳初淵明墓失也越百餘年無尋焉予旣得其山并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數塚而封識之然仍疑焉及覽淵明集有自祭文曰不封不樹豈其時真不封不樹以啓竊據而葬者邪墓在面陽山德化縣楚城鄉也集去其注與評爲八卷云凡

八十一板因系之曰淵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
幾厥遭廢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俛仰悲慨玩
世肆志之心焉嗚呼惜哉

刻朱子實紀序

朱子實紀一十二卷婺源戴氏所編而刻於歙鮑雄
氏予在白鹿洞書院感朱子出處之事會得實紀而
覽惻愴俯仰於是泫然而悲焉按實紀朱子年二十
二仕七十致仕中間五十年更事四朝然官不過待
制在外者九考立朝則四十日而已白鹿洞建書院
也時年五十矣猶知南康軍事於戲何其遇不易至

此哉它不必論孝宗者非宋之英明君哉亦不爲不
知公三十年間詔對垂拱殿者一延和殿者二而已
豈所謂吾退而寒之者至邪世常言用舍有命亦關
運數故以文帝之明而使賈誼李廣沒於下位有武
帝之好文而董仲舒不能安諸其朝夫宋之南也斯
則何時而可以漢之二帝諉邪故知賢而不好是曰
不知好而不用是曰不好用而不專猶不用也若孝
宗者於公爲用耶好耶知邪於戲難言哉當是時大
臣知公者陳俊卿輩數人耳亦寡矣譽者已毀者繼
引者厄嫉者力黃氏狀公行曰百年論定必有智愚

言者予讀之未嘗不泫然而悲也公既沒於是大人君子宗其學達官顯夫程其猷言臣文士頌其業門人發明其授受見者懷其儀刑聞者淑其緒理薄海內外遵誦其書於是謚贈議於上祠廟建於下蔭錄及其子孫蓋其論不俟百年而定矣何則水平則鑑物故賢者沮抑於生時而論每定於身後者以平也然於宋則何補矣人曰仲尼之不遇春秋之不幸萬世之幸如是則公之遇不遇吾又奚悲戴氏名銑字寶之爲給事中卒有生曰汪愈者戴甥也以實紀視雄雄先世名元康者復朱子祠田者也文載實紀

白鹿洞志序

李子至白鹿洞書院周覽山川故物詢其創繼顛末凡乃興之者圯焉完者缺焉條理紊焉散失漸焉寂欲墜焉考之文記則亂焉而無統遺焉而不備舉乎細而脫所巨辭繁複而義弗晰於是取而筆削焉刪繁以章義提綱以表巨分注以收細拾遺以定亂使比事有則立言有例是故首之以沿革則興亡之本著矣次之以形勝則地道昭矣又次之以創建劊刻則興繼者可考矣又次之以田租則養之者具矣又次之以姓氏文藝則觀程之要義寓矣又次之以典

空同集
籍器用則日用不匱矣志成門人問曰竊聞之志者
史之流也夫史者述往以詔來比辭以該事所以示
鑒垂戒者也是以古之聖賢道有不行則托史以寓
志故孔子退而春秋作朱子遜而綱目修皆傷道之
不明不行焉耳李子曰夫若是者予豈敢哉予豈敢
哉予爲斯志亦直使其晦者晰脫者補遺者備亂者
統耳矣亦又欲墜者可舉散失者可綴紊者可理缺
者可完圯者可復耳矣或乃游昭道之地覽興亡之
本詳創繼顛末之因養之者具觀程有要日用有需
而乃猶不務實也又或鮮情飾譽以干祿附賢躅而
同厚利則斯洞也特終南之捷徑焉矣嗚呼斯道之
傷哉斯則道之不明不行也哉

端本策序

夫君臣之際有難道焉予觀內江李公蕃以端本策
上

昭皇帝帝覽之卽日召蕃拜兵料給事中何其遇合
之易邪然予未嘗不幸其始而悲其終也何則昔漢
賈誼以治安策上孝文帝隋王通亦以太平十二策
上其文帝夫二子者爲此豈不欲君臣遇合哉然而
有難焉其志竟亦弗之行也豈非所謂有臣而無君

哉夫孝文固世之所謂賢主也乃於一李廣不能用
顧拊髀思不得頗與牧則誼之竟弗之行也固宜雖
然宋仁宗專任王安石行矣乃安石卒壞其國事帝
晚年追恨至不寐終夜遶榻行此又非君之過也故
君臣遇合易而以道則難今以李公際遇我

昭皇帝時事觀之豈不爲至難至難者耶且周世宗
亦賢王也得王朴興禮樂教化諸事益駸駸向太平
矣乃弗竟其志俎也論者咸歸諸天而

昭皇帝崩也李公尋亦卒其策竟亦弗之行也不謂
之天可哉夫余安得不幸于始而悲其終也試誦昔
昭皇帝指星變涕泣諭群臣語則所謂天者益驗矣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七之二 序

結腸操譜序

德安府志序

林公詩序

張生詩序

梅月先生詩序

遵道錄序

刻誨愚錄序

方山子集序

鳴春集序

觀風河洛序

右次序十首

序二

結腸操譜序

李子既爲結腸之篇嘉靖初京口人陳鰲者來游于汴而以其詩鳴之琴者譜焉結腸操者是也李子曰嗟陳生重予過矣是篇也奚操之爲也曩予有內之喪親覩厥異傷焉警焉吟焉永焉於是援筆而布辭疎鹵荒鄙之音聊泄憤憤悶汶汶焉耳然恒慮今之君子謂予好怪也乃陳生顧以鳴之琴而譜焉以行君子其謂予何陳生曰鰲聞之天下有殊理之事無非情之音何也理之言常也或激之乖則幻化弗測易曰游魂爲變是也乃其爲音也則發之情而生之心者也記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也感於腸而起音罔變是恤固情之真也是故是篇也鰲始鳴之琴也泛絃流徽其聲噍以殺也知哀之由生也比之五音黯以傷也知其音商也已而申奏擗節其聲謐謐然若痛而呻若怨而吟若雉雊于朝鶴鳴在陰其餘音則颼颼然若欲訴而咽已吐而中結也斯楚之遺些也李子曰予爲是篇也長歌當哭焉矣知其思索以悲忉別恫離若逐臣懷沙迷弗知其所之然不知其此之猶楚也知其情蕭焉瑟焉若迴風隕葉寒

蟬暮聒然不知其音商也知其抒哀焉已矣而不知其聲噍以殺也是故聲非琴不彰音非聲何揚詩非音人其文辭焉觀矣予有琴二具而不解一彈內人未亡也見琴則每短予曰汝不琴亦能詩耶內人則手自撫弄亦每悠揚而成音嗟陳生予何能聽汝琴予何能聽汝琴

德安府志序

知府馬君龠修其府志成而謂其同知陶君龍曰嗟志誰序者於是同知龍求序李子李子曰夫志觀者三焉而徹於道夫志必綜古今該名實訂覈驗識發之必才此可以觀學學以昭事以布文褒貶必真臧否以之義例燦焉此可以觀政躋邇信遠繼懲繩勸有類乎史此可以觀世昔者聖人之於文也於史焉急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其說禮也又謂杞宋之不徵也何也國非文不興也郡邑者固國也文以足之學闡政立因志以彰民行必興故曰可徹於道故道而政則其政義政而學則其學據學而文則其文邃文而志則其志信同知龍曰馬之爲府也于時德安有干戈之事險易具修寇平以問汝載汝載曰予蓋得夫山川焉問賦役平曰吾得戶口焉問人不

愛其情曰吾得諸風俗問訟省曰吾得其美惡真問
教興曰於神恭士禮民厚問廢舉曰先其大者焉耳
故其志申施彰理本之政擴蘊揮聚根之學持例發
凡祖之史摘精揆華歸之文考規承則範乎世是故
其志諦古今備嚴名實兼公去取衷必勸易懲李
子曰馬子知道哉一志而四善有焉夫小占大邇矩
遠故曰遠大之至於言以觀馬子之謂夫志一十二
卷凡例一卷馬子西充人陶子樂平人也

林公詩序

李子讀莆林公之詩喟然而歎曰嗟乎予於是知詩
之觀人也石峯陳子曰夫邪也不端言乎弱不健言
乎躁不冲言乎怨不平言乎顯不隱言乎人烏乎觀
也李子曰是之謂言也而非所謂詩也夫詩者人之
鑒者也夫人動之志必著之言言斯永永斯聲聲斯
律律和而應聲永而節言弗睽志發之以章而後詩
生焉故詩者非徒言者也是故端言者未必端心健
言者未必健氣平言者未必平調冲言者未必冲思
隱言者未必隱情諦情探調研思察氣以是觀心無
庾人矣故曰詩者人之鑒也昔者相如之哀二世也
端矣而忠者則少其竟躬之爲詞也健矣而直者則

咎其險謝之遊山冲矣而恬者則惡其貪白之古風
平矣而矜者則病其放潘之閒居隱矣而真者則醜
其僞夫僞不可與樂逸放不可與功事貪不可與保
身險不可與匡主言不竟不可與亮職五弊興而詩
之道衰矣是故後世於詩焉疑詩者亦人自疑雕刻
翫弄焉畢矣於是情迷調失思傷氣離違心而言聲
異律乖而詩亡矣陳子曰若是則子胡起歎於林詩
李子曰夫林公者道以正行標古而趨有其心矣行
以就政執義靡撓有其氣矣政以表言囂華是斥有
其思矣言以摛志弗侈弗浮有其調矣志以決往遯
世無悔有其情矣故其詩玩其辭端察其氣健研其
思冲探其調平諦其情真是故其進也有亮職之忠
匡救之直有功事之敏而其退也身全而心休也斯
林公之詩也陳子聞之瞿然而作曰嗟乎予於是知
林公詩又以知詩之觀人也林詩一十二卷凡千八
百篇同邑山齋先生所編

張生詩序

夫詩發之情乎聲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夫詩言志
志有通塞則悲懽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至其爲
聲也則剛柔異而抑揚殊何也氣使之也是故秦魏

不貫調齊衛各擅節其區異也唐之詩最李杜李杜者方以北人也而張生者溟產也其爲詩杜何也夫張生者志非通也其春園之亂曰舊醅野客新蕨盤殮茲其情又何懽也夫鴈均也聲啾啾而秋雖雖而春非時使之然邪故聲時則易情時則遷常則正遷則變正則典變則激典則和激則憤故正之世二南鏘於房中雅頌鏗於廟庭而其變也風刺憂懼之音作而來儀率舞之奏亡矣於是考槃載吟伐檀有詠北風其涼之篇興而十畝之間之歌倡矣斯所謂恬塞棄通以懽祛悲者也夫大人尚兼君子耻獨故卷阿之章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凰鳴矣于彼朝陽言士貴及時樹勲也夫沐劉杭三子者臺鎮之妙英也其和張生也弗塞之憐而顧懽之借若是則南園公和其子詩宜倍三子十也何也南園者老而傳者也

梅月先生詩序

情者動乎遇者也幽巖寂濱深野曠林百卉旣靡乃有縞焉之英媚枯綴疎橫斜嶽崎清淺之區則何遇之不動矣是故雪益之色動色則雪風闐之香動香則風日助之顏動顏則日雲增之韻動韻則雲月與

之神動神則月故遇者物也動者情也情動則會心
會則契神契則音所謂隨寓而發者也梅月者遇乎
月者也遇乎月則見之目怡聆之耳悅嗅之鼻安口
之爲吟手之爲詩詩不言月月爲之色詩不言梅梅
爲之馨何也契者會乎心者也會由乎動動由乎遇
然未有不情者也故曰情者動乎遇者也昔者逋之
於梅也黃昏之月嘗契之矣彼之遇猶茲之遇也何
也身修而弗庸獨立而端行於是有梅之嗜耀而當
夜清而嚴冬於是有月之吟故天下無不根之萌君
子無不根之情憂樂潛之中而後感觸應之外故遇

者因乎情詩者形乎遇於乎孰謂逋之後有先生哉

導道錄序

錄何由而作也憂道非其道者作也夫道自道者也
有所爲皆非也故附徃以標身者務名者也立名以
致來者媒利者也毀同以爭衡者好異者也是故君
子之於道也修之身已矣不敢名焉人或名之則辭
曰愚罔攸知也不敢利焉人或利之則辭曰非罔攸
受也不敢異焉人或異之則辭曰與人同凡此導道
也何也道者吾之自事也本與人同吾奚異本無所
利吾奚利本非爲名吾又奚名故曰君子貴真真者

無所爲而爲者也無所爲而爲故卽其至爲淺深均不失道所謂知者見之而爲知仁者見之而爲仁者也是故名也愧之利也避之異也懼之凡此者恐伐真以賊道也賊道賊吾也而今也不然殊譎以標戶惟恐不異異則名矣簡便以鼓衆惟恐不來來則利矣堅持以毀成惟恐不獨獨則異矣或病其異則曰吾病世之和同也病其鼓衆曰吾覺世之昧病其自標曰弗斯弗行病其源曰某開之先斯皆非真也有爲而爲者也而世之人顧率棄吾真而就之於是君子重有憂焉於是作遵道之錄錄其正以救偏錄純以救駁錄要以救岐錄是以救非錄本以救末凡以反道焉已耳而世之人顧猶疑之而不遵嗚呼甚哉人之好異也甚哉名利之入人深也葉子有言誠非由於中雖日用三牲非孝也斯善識真者也吾所謂卽其至爲淺深均不失道者謂是也亦錄遵道者意也嗚呼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

刻誨愚錄序

誨愚錄者殷子錄其友所贈之辭也誨愚者何殷子不忘人之誨而以愚自居也李子曰往在京師見殷子予善焉其病歸也予贈之七言八句一章在大梁

殷書來約太山之游予贈之五言長詩一章後殷子拜南科給事中以書別我予贈之七言長詩一章嘉靖三年殷門人陳氏號愚泉者以行人奉使於大梁而見李子乃出其師誨愚錄者是時殷子修文地下者數年矣李子曰篤古者驗乎志尚友者存乎識竒發者本諸身謙虛者卜其受非愚而居愚者謙而虛也文以發之嘖巖浩汗才之竒也非古不法志之篤也獲言稱誨尚友之存也是則殷子之行也已

方山子集序

山子集者集歛鄭生之詩也鄭生名作字宜速號方山子嘗讀書方山中已棄去爲商挾束書弄扁舟孤琴短劍往來宋梁間壯歲英氣愈勃駿馬強弓時出射獵大梁藪中獲雉兔則敲石火温錫榼炙腥肥自觴自歌半醉垂鞭迤邐而歸識者謂鄭生雖商也而實非商也鄭生旣豪粗負氣于是玩世輕物見王公大人不問新故便長揖抗禮以是人多病其不遜然奇特之流顧樂與之游未始不假容優遇之者其爲詩才敏興速援筆輒成人難之曰汝詩能十乎鄭生輒十汝能二十乎鄭生輒又十然率易弗精也空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鄭生乃卽兀坐沉思鍊句

證體亦往往入格然對它人則又率易如初故其詩數千百篇擇而集者二百餘耳嘉靖五年鄭生年四十七歲病痰核不悅於遊將返舟歸方山繹舊業讀書巖穴松桂間空同子送之郊三疊歌贈焉鄭生于是乃再拜謝曰自作之遊也往來獲公贈章多然未古歌也今得此備矣空同子曰君固有大志茲去詩能精乎鄭生欲答不答空同子退而語人曰鄭生茲去必大進或問何也空同子亦不答

鳴春集序

鳴春集者集霜崖子之作也鳴春者何鳥春則鳴也不春不鳴乎鳴殊乎春也天下有竅則聲有情則吟竅而情人與物同也然必春焉者時使之也韓子曰以鳥鳴春以之言使也夫竅吾竅情吾情耳使之者誰耶鳴者鳥耶鳴之者鳥耶陰凝氣慘草木殞零情者不斂而竅者不聲乎及柔風敷焉陽和四布夫然後在陰者和遷喬者嚶灌木有喈喈之聞叢棘有交交之音若是者春使之邪使之春者耶非春非鳥以之者誰邪夫天地不能逆寒暑以成歲萬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故聖以時動物以情徵竅遇則聲情遇則吟吟以和宣宣以亂暢暢而永之而詩生焉故詩

空同集
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鳴者也有使之而無使之者也
遇之則發之耳猶鳥之春也故曰以鳥鳴春夫霜崖
子一命而跲廿年困窮固疑慘殞零之候也然吟而
宣宣而暢暢而永之何也所謂不春之春天籟自鳴
者邪抑情以類應時發之邪

觀風河洛序

觀風河洛者爲巡按譚子而作也觀風者何其職也
河洛者方也譚子之蒞我邦也度而能貞肅而有明
潛洞臧否旁燭寃幽見之苟真颺激山屹利害罔移
也於是君子佩愛小人服威吏憚而縮民恃而舒

是也有大幾焉風是也風以幾動幾以觀通是故無
遁情焉情者風之所由生也巡按者以觀爲職者也
卽情以察幾緣幾以廣通因通以求職鮮不獲也故
君子謂譚子善爲政雖於天下可也河洛先之矣是
年也譚子實監河南試大梁士試而中者十有四人
也十四人者相語曰我監公何以大通於幾空同子
曰士讀易乎觀之爲道人已之道也然君子觀則先
已故曰知風之自自我始之也其有職也則戒之曰
爾惟風傲之曰巫風淫風亂風言其觀貴已也夫譚

子者懋于德者也德而風故其動幾動而通故其觀
無遁情是故以執則貞以用則明潛之則洞旁之則
燭愛孚威行吏縮而民舒也斯何也德者所以爲風
者也情者所以流德者也幾動于微通成于廣職斯
獲之矣故君子謂譚子善爲政然河洛也厥方狹矣
諸士曰古者陳詩以觀而後風之美惡見也我監公
聲跡泯而其德大通於幾不謂天下之材乎於是賦
觀風河洛云河洛者狹之也冀太師采之獻諸天子
空同子曰民詩采以察俗士詩采以察政二者塗殊
而歸同矣故有政斯有俗有俗斯有風

潘之恒笱云先生手彙全集刻於嘉靖戊子孟
弟潛重寅長洲鄂亥度明而漢校梓之歷七十
餘禩其如新志雅志一振也江南詩派之源
小地蓋自吾鄉程自是流傳今檢集中汪游十
餘家以里中人故鄉遠方言之先生遺書云不
必舍鄧長沙於梓李集可言吾品矣濟字于友
若嵩東王辰玉宣城梅季豹黎陽程仲權威意
讀相愛有所評隲今別裁自方公以下文亦私
泚之法欽故并列卷尾實亦有繫援而立事贊
許者可未盡列也

